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64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东十里长沟

南京赵建业

南京琐记

东十里长沟发源于紫金山北麓,溪流潺潺北流汇入长江。

我伫立东十里长沟,收获丁家庄日月星辰,将疲惫抛进水流,随浪花一遍遍弹拨。河水叮咚,逶迤北去,隐逸高楼大厦缝隙之间,汨汨奔流,与长江绵绵情话,永远也叙说不完。

我与东十里长沟的初恋,在2011年秋天收获的季节,有一丝纠结,有一丝期许。因为从城西北的下关东炮台拆迁,我的新家将安置在城东的东十里长沟旁的丁家庄。

那时候东十里长沟,还像一位不修边幅勤劳的淳朴村姑。她偏居石城东北,钻出山坳,流淌乡野,花草相伴,估计寂寞了太久。我询问刚搬来的“老南京”,“东十里长沟”的芳名?摇头像拨浪鼓,说不清楚呢。

我好奇地沿着沟岸,南南北北一路探寻。溪流潺潺,一路弹唱,从紫金山北一路婉转到了聚宝山旁,东十里长沟委屈地包裹在山坳里,出了玄武大道的岔路口,开始探头向北,才有机会展露清瘦曼妙的身段。水流细柔,河沟两边的驳岸被酷爱耕作的菜农开挖成席子见方的绵延畦畦,栽种各色青翠蔬菜。为了截水浇园,河道筑筑矮坝,只留碗口大的溪流淌水。

那时,丁家庄保障房工地吊机林立,建设如火如荼,一座座大楼挺胸拔地而起。园区旁的东十里长沟沿线,一拨拨民工埋头清理整治河道。挺拔俊秀的燕歌园,已经有拆迁的居民陆续乔迁新居。我站在岸边,一脸疑惑,正在清理的这条河沟将以何种面目示人?

2015年秋天,我家乔迁丁家庄燕舞园,开

始每天与东十里长沟朝夕相处。东十里长沟从紫金山麓流淌下来的山水,涓涓汇成潺潺溪流,吻别大山矮丘,缠绕蓝天白云,一路跳荡在水草翠绿的棉被上滑行,蜿蜒像蚯蚓欢快地拱向长江。

东十里长沟沿岸,清新幽静的小公园一个接着一个。淅沥春雨,氤氲润泽。中午间隙,寻着早春气息,我独自溜到燕歌园,漫步东十里长沟旁小公园。河岸葳蕤,春水混合青蒿气味直钻鼻息。树绿竹翠,鸟鸣婉转。一群灰喜雀在树枝丫欢快蹦跳,见到我在注视它们,一点也不怯生。我看看我的。它玩它的。河沟沿岸春柳垂下碧绿的丝绦,温柔摇摆轻盈的舞姿,撩拨着一沟清浅的春水。我痴呆地傻站,还没缓过神,被远处涛涛的水声吸引,快步走近,原来河沟的拦河坝水流潺潺,水位有一两米的落差,仿佛一道瀑布倾泻,雍白的水花朵朵,瞬间灿烂又泯灭成清澈的一潭。碧水柔情,在河底青苔的软毯上逶迤滑行。下游,碧水如镜,高楼倒影。在这早春,竟然有位老伯悠闲盘坐沟沿,握着钓竿在清浅的河沟垂钓晚年的寂寞。

换了妆容的东十里长沟一定不会想到,城市高楼会倒影在她明媚的胸怀。夜晚闲暇,我总会沿着河沟公园一圈圈溜达,数着高楼一盏盏灯光,与满河璀璨星火对望。一座山、一座城、一条河、一条沟,构筑古城“绿水青山”的屏障。

昨晚,我又去东十里长沟,漫步蜿蜒公园,灯光斑驳,绿树隐逸,我踽踽独行。夜渐深,水潺潺。我翩然转身。一沟碧波,满天星光……

渗出来。这个活要力气,一下午能得一小桶豆浆。旁边灶火旺旺,等着下锅煮。快熟的时候热气蔓延,锅面有一层豆浆皮,最开心的就是用筷子把它挑起来,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倒三角。馋的人那里三角尖早就没了。

还有米酒。一个大大椭圆带耳带盖的黄色坛子,酒糟早就放在里面发酵了。天冷怕它起不来,就把坛子用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紧紧,直接放在衣柜里焐。天气缓和的时候,打开尝尝米酒好了没有。对我们来说,甜与不甜都是甜。

还有一把红缨枪,我们又开始练武了。练武就是拿着枪把冰戳一个洞,如果洞不大,再扔一块砖头。还会练习横枪立马的姿势,不过站不过五秒,就倒了。

晚上下雪了,很安稳的声音。起床推门一看,雪还在悠悠飘落,车子上全是雪,我拿着小铲子弄了一大盆雪,插上了一小节胡萝卜缨子。准备在小朋友起床后一声惊呼,哇,下雪了!过年可以没有鞭没有炮没有吃请,但不能没有雪,它可以让情感安闲下来。

腾,一片模糊,定下神,才看清,牛棚里一字排开三口大缸,大缸上,热气直冒,已经有人开始洗了。进去一会,额头上直流汗。

三头牛被挤到一边,有一头牛在吃草,另两头牛悠闲地摇着尾巴,闭目养神。

父亲对我说,快脱衣裳,洗吧。

衣服揪成一团放在牛棚一边的床上。大缸前有一张大凳,先爬上大凳,再爬进缸里。

一口缸可以三五个人同洗。三口缸,一次可洗十多人。生产队大约四五十个男性,需要三到四批洗完。

大人们一边洗一边交流着。我和另一个小孩,在缸里洗着玩着,用水相互泼着,父亲立即制止,不要皮水,水泼到地上,牛晚上怎么睡觉啊。

身体泡在水缸里,仿佛夏天在河里洗澡,舒展而快乐,只是遗憾缸还是太小了,不好好猛子。

外面的人催了。我和父亲赶忙出缸、穿衣。

二十九晚上,女人们都洗完了澡。几个壮劳力,打扫牛棚。抬出大缸,用草木灰给牛棚地面去湿,洗澡时再小心,也难免水洒出来。大人们说,可不能因为人洗澡而害了牛。开春,牛就要派上大用场了。

那一年,生产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过了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年。

## 苜蓿清香

南京王军

烟火人间

转眼间气温转暖,我钟情的苜蓿渐次上市了。正心心念念间收到短信,原来小姐姐寄来的苜蓿等菜蔬,已由物流送至我家。下班匆忙赶回,闻着家人加工它们时飘来的菜香,思绪在垂涎欲滴的臆想中飞扬。

小时候,小姐姐常带我去田间地头辨识庄稼和野草,彼时认识了绿肥田内种植的玉苜蓿,学名苜蓿。晚秋播种,初冬出土后蜷缩着肢体、娇羞匍匐于地,生长缓慢,春暖时藤蔓向上向外膨胀舒展,遇雨水犹如躺在摇篮里的婴儿伸手蹬腿腿风长。清明前后,藤蔓交织簇拥齐膝高,郁郁葱葱。此时,生产队组织采撷嫩头,分至各家做菜,余下的藤蔓一半当生产队猪羊的美食,一半翻入土壤烂当水秧的底肥。

分到我家的苜蓿,母亲取一些用文蛤汤爆炒,起锅前再滴点酒,清香扑鼻,鲜嫩爽口;弄一些焯水沥干,加少许调料凉拌,细嚼清香悠悠,口齿留香。鲜苜蓿吃不了两天,剩下大部分腌制贮存。她将干净的苜蓿放入缸内,层层撒盐,令我蹂躏出汗,再用磨盘压严实封口。二十天后色泽泽金黄温润如玉,有恰到好处酸和微微的醇香,是夏秋季早晚饭的当家小菜,也是便携佳品。

稍大些,跟着小姐姐学习在庄稼身边挑猪草,她告诉我不能步入绿肥田,说无论长在哪里的苜蓿都属公家,不许采摘。如顺手牵羊,则是“不上相”,叫“偷”是“贼”!大约小学二三年级,我开始独立承担给家畜挖草活儿。路过四周无人的绿肥田时,望着满眼苜蓿,知道跨一步,就能省时省力装满竹篮或围裙;在沟渠河坎田埂或其他角落里,从野生的苜蓿旁费力寻找细心采挖婆婆纳、刺薊时,顺手也可把其剝回。但一想到走那样的捷径叫“偷”是“贼”,心里瞬间的诱惑顿时烟消云散,行动上忠实地把它当庄稼一样爱护。

参军后有次回家过春节,望着年迈的母亲取出一碟腌制的咸苜蓿,淳朴可亲。夹一筷子佐餐,爽脆咸香,可口下饭,唇舌间知足无它,无意中发出“好多年没吃过炒苜蓿”的感慨。谁知从次年开始,只要春节回家都能吃上炒苜蓿、凉拌苜蓿。原来父亲在种植时选择屋前背风朝阳的地块,在冬日的每个黄昏,都给它盖上一层稻草保温,防止夜间寒冷影响它生长,次日晨起掀开稻草,让它享受露水的滋润和阳光的温暖,循环往复。十六年前九十四岁的父亲不幸离世,小姐姐又承续父亲的方法种植至今,我提醒用薄膜棚省劲,她说那样种的寡淡缺香味儿,我默然。

神游恍惚间,浓浓的菜香直穿鼻腔沁入心脾。紫红的菜苔,多汁微甘,脆嫩爽口。浅绿的豌豆,轻柔婉约,肥嫩鲜香。翠绿的苜蓿,较之菜苔添了些许幽幽的清香,较之豌豆沉稳,娇嫩中多出适可而止的劲道,其薄薄窄窄的清香丝丝缠绕更悠长。还有“苜蓿河蚌”“苜蓿烧肉”,腥除腻去,留下清爽清欢,鲜香飘逸满堂,暖意涌遍全身!有人说父母在,似言外之意隐藏着兄妹姐弟之情会随父母离世递减。可我母亲也已离世十年多,父母之恩,魂牵梦绕;姐弟之情犹如藤蔓相连的苜蓿低调担当紧密如故。

冬日的寒风,轻盈地摆动着渐渐泛黄的树叶,街头巷尾已弥漫起年的氛围了。裹着寒意走进家门,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,暖洋洋地照在客厅上,把一盆金边瑞香洗濯得温馨而轻盈,感觉是满屋的生机,满身的暖意。

侍弄花木虽已多年,院落里却都是一些随性粗养的寻常花草。像金边瑞香这样的传统名花,还是去春才栽培的。园艺工告诉我,金边瑞香虽贵为名花,却不难伺候,它终年茂盛四季可赏,在春节前后开放,是百姓家中新春增添瑞之物,富贵喜庆之花。

据传,金边瑞香原名叫“睡香”。为一老僧迷梦中闻异香酷烈,采得浓叶香花一株移植盆中而得名。花绽新春,香盈春节,乃一年祥瑞之兆,遂改名瑞香。

我这盆金边瑞香,才养年余,便树姿绰约,姿态潇洒。树冠张得很开,像顶伞面覆盖在花盆上面,深绿色饱满的叶子尽情地舒展着,每片绿叶犹如镶了一圈灿黄的金边,黄的似金,翠的如玉。那曲尽其妙旁逸斜出的枝头,有几十个花头。当寒气袭来百草枯萎时,每个花头便绽出几十朵米粒大的紫红色的花蕾,粉嘟嘟鲜嫩嫩,千朵百朵地簇拥在一起,银光闪闪,恰似绿绒天幕上的点点星灯,凝思遐想,便心生盼望,盼花开,盼年来。

看花开的日子,心头总充溢着无限的甜蜜和激动。那些含苞待放的花蕾,一天天地饱满了,由青转紫红,由外向内一筒一筒地开放,每枝都有十来朵,每朵都是五瓣,花朵几个个肩并肩,手拉手围成一个圆球形,浅浅地笑开在一团深绿之中,柔嫩、纤巧、清丽而烂漫,如娇啼的雏莺,似轻飘的流云,像迷人的笑容,看着养眼,想着润心。

金边瑞香的花香清淡馨雅,家中有了它,空气里似乎都捞得起那缕缕幽香。在湿冷的冬季,那些小小的花蕊簇拥着缕缕瑞气,一团团、一簇簇,繁花似锦,暗香浮动。

花开了,年也来了。

## 瑞香寒中来

浙江江山杨建

微情一刻

## 莫笑农家腊酒浑

常州朱洪涛

岁末琐记

剪了个头发。去的时候下雨,天冷,骑着电动车一会就到了。村里面的理发店没啥人,手艺不错,慢慢剪慢慢聊。剪完出门有点冷,领子竖起来,回了。

小朋友看见“汽水包子”招牌。问我什么叫汽水包。我说去看看。原来是一个大大的平底铁锅,锅下是水,一锅30个包子,一块钱一个,状似月饼,熟了后两面反复煎烤,焦焦黄黄为止。有藕馅、萝卜馅、粉丝馅。一群人围在那,也不排队,都在喊我要几个我要几个。等了十几分钟买了10个包子。小朋友就吃外面的焦黄皮皮,我把藕馅的全部吃了。味道不错。这种汽水包得趁热吃。

菜场人气很旺,到处是人。小三轮拖着一车花菜,一块五一斤,新鲜欲滴,多买多送,菜不错,买了一大把。附近农户都把自家的东西拿来摆摊,青菜、豆腐、莲藕、鸡鸭鱼肉,应有尽有。特别是藕很不错,一节长长细细,一看就是塘里的野生莲藕,鸡子、土豆、莲藕用高压锅一压,软糯好吃,入口即化。

把黄豆洗干净,沥干,用家里的石头磨,把黄豆从洞口放进去,慢慢推,浆子从磨边

村人们冬天到城里洗澡是很晚的事,集镇上有澡室是更晚的事。至于,村上一家私人开办的简易浴室是十几年前的事,仅仅开了三四年就关闭了。

一个冬天,村人们几乎不洗澡,即使干农活出汗,也只是用热水擦擦身子。记不清哪一年,哪一位出了一个主意,说,过年前,可以在牛棚里支几个大缸,用烧猪食的大锅烧水,让大家都洗把澡。

主意一出,人人都说好。

那时,每个生产队都有三两头或者更多的耕牛。在没有拖拉机、脱粒机前,牛是大型家具,是农家之宝,牛的待遇之高,不亚于人。冬天牛要进牛棚,而且牛棚必须断风断雨。牛棚外面四周用稻草围着,里面也堆满了稻草,暖和得很。还要给牛喂精饲料,比如黄豆、豆饼、大麦之类。

大缸是春天浸种用的,每个生产队都有若干口陶瓷大缸。大缸是圆锥形,每口大缸口部直径超过一米五,有一米六七高,底部直径要小些。

生产队长通知,腊月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天洗澡,二十八男人洗,二十九女人洗。

二十八一大早,父亲拿了一条毛巾,带上我,到村东的牛棚里洗澡。

揭开牛棚门前的草帘子,推门进去,水雾腾

## 过一个干净年

高邮姚正安

岁月弦歌